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錄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二十七

明 陳耀文 撰

清廡

清廡青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廡飲也自檢飲也

釋名

不貪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裏十五

幅利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邨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
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違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

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襄二
十八

遺行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
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
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
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
春秋

皮相具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
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

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

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韓詩外傳

立廉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淮說山

改節子路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

則何以稱廉仁哉

家語

折棘布囊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

嘆息

東觀漢記

糴鹽司空宋弘嘗受俸得時令諸生舉諸生以賤不糴
弘怒悉賤糶不與爭利上

清白吏揚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東萊太守
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何謂無知上范書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委珠鍾離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居官貪亂賍踰千
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贓簿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
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何
也對曰愚聞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魯子還車不入
勝母之間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贓珠賜忠臣以故臣不

拜受耳

別傳

石蘭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
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
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東觀
記

還璣黃向字文章為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璣一

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射承後
漢書

清高范丹字史雲外黃人西入關學為萊蕪長去官於
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常使
兒買麥得五斛鄉人遺之一斛屬兒曰莫令尊君知兒

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不敢丹弟
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勅子拔
柴載還之間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燕自以性急每為吏常佩章

袁山松
後書

丹姊病往看之

姊設食丹以姊婚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
之丹不得已受之間里中芻藁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清
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萊子丹問之曰吾之微志
乃在僮堅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謝承
後書

投錢水中穎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

風俗通

安

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日與三錢以償之

三輔決錄

苑乃知清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闌舉一乘車馬一

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陳留者舊傳

售奴徐偉奴善叛知識欲為偉售之偉曰不得奴往當

復逃亡豈可虛受其價廉乎義正若此

長沙者舊傳

不食人食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
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媼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

相謂曰汝非程謀爾何為不食人食

典

世清胡質為貝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

已魏志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見嘆

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

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如遠矣

晉陽秋

懸絲萬仞袁毅為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遣山
濤絲百斤濤不欲與衆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按

驗象官吏至濤于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初

竹林

七賢論

婦無憚范宣字子宣年八歲潔行廉約韓豫章

伯遺絹

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

韓與後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

憚邪范笑而受之

世說

冰玉中宗今日太常賀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孤魯造

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床褥錢二十萬

徐廣晉記

神知范隆為太尉常有所薦得美官者於閭中以金遺隆隆數而責之言其人曰不知也謹不敢漏泄父母兄

弟隆曰神已知矣其可取耶遂絕之

崔鴻前
趙錄

故絮就酒王敦籍周顛家筍簾中有故絮故醜酒五甕

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鄧粲
子紀

還餉翟湯字道淵潯陽人篤行廉介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造船餉之勅吏翟公廉讓卿致書記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本以惠湯而反

頰之益愧嘆焉

晉中興書

作賈客孔顛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粗敗終不改易時
吳郡顧顛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用其陋者宋世言
清約稱此二人顛弟道存從弟徽顧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顛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顛
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
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
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宋書

正路顏延之廷誥曰清者人之正路

罷郡無宅裴昭明宋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
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
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
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時為始安內史及還
甚貧罄世祖曰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

古人中誰可比之

南史

還金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

庫質錢後贖芋還於芋東中得五兩金以手中裹之彬
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
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
堅然不受四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
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叅軍帶郡縣令將行同列五
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
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上

牙管為費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今時
有梓材中箱至數十年經責遂不改易在晉陵為作牙
管一雙猶以為費

梁書

清郎清卿袁聿修字叔德在官廉慎為尚書郎十年未
嘗受斗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于省中語戲
常呼聿脩為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
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遣送白綢為信聿脩不受
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

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
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北齊書

異代一時辛術字懷哲文宣天保時睢州刺史及所部
郡守俱犯大辟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
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云昔
鉅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
如此可謂異代一時上

飲水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唯

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踈薄似為食一口

史北

蒞任之本裴俠清慎奉公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
府佐謂之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俱太清苦如此竟欲何
為俠云清者蒞政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吾幸以凡庸濫
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樂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

辱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

後周二
十七

安身非貨裴文舉字道裕為益州總管蜀土沃饒商賈
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荅之曰利之為貴莫若

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齊公
宇文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

少

周書

失行寇偽字祖偽性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
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偽于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
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
還之上

清徹底宋世良為河清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

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
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

泣

北史
十四

酌水趙執隋文時為齊州別駕時年饑鄰有桑椹落其
第執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為戒後詔入朝父老送
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
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壺盃水奉餞執受飲之

上五
十八

清水明鏡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
與謙時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
也吾與之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益哉昌言
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
者乃歸之

唐書

辭紙埋金杜暹舉明經補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
紙萬餘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
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遷監察御史往

磻西按事蕃人賫金以遺進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還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磻追之不及而止 上

贈蔗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補史

清白自將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而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五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

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本傳

使不受幣馬伉為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
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
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遺金還于杜佑大歷中有古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十年
為淮節度使其子來投佑取其黃金還緘封如故

傳載

酌泉投香蕭倣清譽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于番禺有
酌泉投香之譽

唐開
史

倣字思道性公廉為嶺南節度使

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傲知而命還促買於市南海地多穀紙做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廉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費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為深誠傲曰吾不之思也

唐舊

非慎四知李尚隱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畧使及去任有懷金以贈之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

易非為慎四知也竟不受之上

綠輿青衣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
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
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
人皆青衣繼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

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幽閑
鼓吹

知倍古人閩賈郁為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其
家新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

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于古人也客慙而退

九國志

名教宗主趙光逢五代時為平章事時女真寄黃金一

函於其室值亂離餘二十年無所歸命河南尹張全義

秦分諸宮觀其清介如此咸以光逢為名教宗主

五代史

仁人之行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馮道幼相善經兵亂有賣漆燈檝于市者璉以為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

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
賣主而還之主亦不受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
五萬將其半謝之璉終不納遂施僧寺用飾佛像奠祝
璉之壽也時共推具有仁人之行

劉氏耳
日記

古人之同仲廷預為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
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
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遽
求見王王意具有別所求也勉強見之廷預乃出金筋

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

薦授崇州錄事叅軍

玉鑑
編事

慎

慎微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子劄

好恭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說苑

夢言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
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
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
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
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韓子

兄弟謹慎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
皆如是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漢書

不失尺寸霍光字子孟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閨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上

目不忤視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此上

溫室樹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慎未嘗有過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上韓昭侯

與棠璆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

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劉子省中之樹訪猶不

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張九齡傳

至慎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

上顧為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太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具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季康家臧

世說司馬昭稱阮籍云

勤

無煖席墨子無厥突孔子無煖席是故聖人蒙耻得以
干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起天下之利而除萬民

之害

淮修
務

甲夜讀書明帝行部署不用輦甲夜讀衆書乙夜盡乃

寐方五鼓起率常如此

東觀
漢記

力經力理杜預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卑力理治公

家之事知無不為

白
叙

星行夏統字仲御永興人與母兄弟居恒星行夜歸採
招求食母老病不綠家事仲御四鼓起灑掃庭內鑽火
炊爨之後徑使入野

別傳

惜陰陶侃少長勤勅自強不息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
惜十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晉書

投籤宣帝明察儉約日昃劬勞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送者

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

也

陳紀

性無倦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
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

人憚其辨而伏其博

唐書

警枕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
熟則敲由是得悟名曰警枕及鎮撫二國至于末年每
夕列侍女戒之曰外有報事當大聲以為警自是聞報

即時而遣

吳越
備史

儉

菲庖露輿大禹闕百品之羞而非苞厨殷湯寐寢黃屋

駕而乘露輿

風俗
通

蒿柱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示節儉

呂文王疾

召太子發曰吾栝杜茅茨蓋為民愛費也

周書

令德身取部大禹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二 桓

共德春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

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莊二
十四

魚飧晉靈公無道以熊蹯不熟殺膳宰趙盾曰嘻趨而

入公望見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

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闈則無人闈焉者上

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

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闈則無人焉

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若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

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公羊宣六

擇不取費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無患吳矣昔

闔廬食不二味君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彫鏤宮室不

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袁元

躬莖第五倫性儉節雖為二千石長衣布躬莖養馬妻

炊爨飲食受俸祿常取赤米

東觀漢記

君子侈不僭上儉不

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

以中和言也

後漢

蔬食瓦器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為御史中丞遭
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
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帷

帳什物

上

妻曳柴王良為大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時司徒使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

裾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來授書欲見

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東觀漢記

補袍靈帝時欲用羊續為三司而中官求其賄續出補

袍以示使者

古今善言

蒜果一簞前隊大夫有范仲翁鹽豉蒜果共一簞言其

麤儉也

三輔決錄

不然官薪陳脩字奉先遷為豫章太守性清潔恭儉十

日一炊不然官薪

會稽典故

財足自容是儀字子羽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
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孫權出望見
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
也問果他家具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挫瞻
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

嘆息

吳志

諫屋過制王廙為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

鄭夫人袍無文綉其恭儉率下如此

晉中興書

不執琉璃崔洪字伯良博陵人少以清厲顯名口不言
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
酒及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趣之義故耳
然實率其當性故為詭說

三林
晉書

裊蒸曰片太官進食有裊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畫可四

片破之餘充晚食

齊書

竹筋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筋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
用竹筋意否荅曰昔夏禹衣惡往語流言象筋豢股告

哲垂誠今睿情冲素清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筯而已

揆
藪

二十七種庾杲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
竒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為駕部郎清
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
為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南史

十八種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僮僕千人
而性多儉慙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

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間其故元佑曰

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焉

洛陽如
藍記

北晏嬰魏司空長孫道生庶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
食不兼味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
宅卑陋出鎮之後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庶道生還乃切
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

庶如道生

北史

等農文景字永昌敏學博通知名海內景入參近侍出

為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
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晞伯作序行於世

加藍
記

弊踈柳蚪字仲蟠脫畧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踈食未嘗
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

求徒勞思慮耳

周
書

素業虞世南隋時凡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

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舊
唐

席蔽風雨廬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

儉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曾卧病宗璟盧從愿嘗相
與訪焉懷慎卧于樊篋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
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
有蒸豆兩甌菜數菹而已既沒家無留儲惟蒼頭自足
以給喪事明皇雜錄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
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情儉而潔庶蹇進而謙
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
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

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竝哉言訖復絕

獨異志

惜福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林氏史

爛蒸去尾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條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

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
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鴉鴨之類
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
米飯一椀蒸胡盧一枚相國餐羨諸人強進而罷

盧氏
雜說

識鑒

暗夜燭燎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
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
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

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
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
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
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
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呂精論

將祭亡牲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

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說北

伐樹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場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

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說林

佯亡奔衛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說北

悔索車中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穰侯車騎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

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
勞王稽因立車而語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
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
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邊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雎後代穰侯為

丞相

史記

解衣刺船陳平事項王懼誅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
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
止平遂至脩武降漢

前漢

父子去職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
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
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
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 上

勸行不出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
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官千數豈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
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

身不出

後漢

舉並不應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洛陽名震京
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

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闓得免焉上

自同傭人申屠蟠字子龍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懼黨錮蟠確免於疑論論上
避地許劭汝南平輿人初為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
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邵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
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
陶謙禮之甚厚邵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
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
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上

始兵衛茲陳留人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且言兵之興者自公始

矣

先賢
行狀

一方之主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世說

俊士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上

侏儒一節樊伯誘諸夷叛潘濬請以五千兵擒伯孫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伯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權大笑即遣濬往果討平之

吳志

才多識寡孫登字公和稽康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文士
傳

辭疾希忠字子節裴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

先華而不實裴頌愆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
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
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書

尊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
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好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
南山薇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

菜羹鱸魚膾曰人子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邱賦俄而問敗人因謂之知

機上

能抗同異王敦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敦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

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世說

舍之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者鄙寄賣友

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注

秦孝公使商鞅

伐魏鞅欺公子卬而虜之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鞅

之行亡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也

鄭平於秦王臣也具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

也去秦將入魏趙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

窮奚待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

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
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謁
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又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
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
行乎呂無義四事與鄙寄事同因附此

克定難制使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容愛為代朝廷慮其

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世說時簡文輔政然之

劉惔曰溫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

鎮上泝悞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悞所算

也

文章志

蒲博必得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
承籍累葉且形據上泝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
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世說

戎見未晚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
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
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

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
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
遠遂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
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
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
巧於謀人晏默然不荅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
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

南史

難襲衣裾徐勉字脩仁時琅邪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

悅嘗請文焉勉謂所親曰王卽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
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上

不愛熱官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屈少時
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

不治產業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
睦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之治產業者智積曰

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
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
故智積荅曰卿非和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
也後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
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於地矣

隋書

知廢房喬字玄齡幼聰敏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
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

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
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
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

唐舊

尚主深憂薛克構為戶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
尚太平公主紹之將婚也兄顛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
問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由來故事若以恭順行之亦
何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鄙諺曰娶婦得公主
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則新城晉安

為時所誠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傳晉安之
醜迹上聞有勅惟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禎右司禦獨
狐元康等以穢污之狀同時配流決杖者十有一人惟
薄彰露有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子欲求無患
者難矣哉顛雖大懼而竟不敢言

冊府

死能算生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
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
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歿之後以

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
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
無所虞便當錄其翫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
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
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
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
目其翫服三四姚氏諸狐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叙述
該詳時為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

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
欲重如刑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秦御
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冥生張說吾今日

方知才之不及也

明皇
雜錄

夷不為亂突厥平溫彥博請遷於朔方以實虛危之地
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徵以為夷不亂華非久常
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中六胡反叛其地復虛空
語
林
知敗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婿送

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
納蔣退而嘆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
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上

向火乞兒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
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嘗於識者議曰
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
當凍屍裂體弃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
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向火言附炎也

天寶遺事

厭亂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對郡山頂有開元寺黃昏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命軍侯悉擒械之來晨答逐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大髡擬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其言

語林得於資中處士王迢

還山許寂少有山水之好久棲西明山不甘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殿內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築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滯

聲不在政矣寂問君人者將昭德塞遠以臨昭百官懼

或失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遠山

冊

避入相韓熙載字叔言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遷中書

舍人至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

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

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周人果以藉口兵

入淮南熙載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

與客雜居物議閤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

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

南唐

品藻

國聽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強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呂覽

持守白起平原居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居小頭而面銳者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王從其計

嚴尤三將叙

智人揚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太而不儉重而畏禍

智人也

袁子
正書

高光魏武晉簡文云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禮

賢達之風高祖則倜儻踈達魏武則猜忌狹劣

簡文
談疏

高祖度濶而網踈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

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帝紀亂以尚猛天下脩法

而貴理

傳
子

漢興未有王公子問楊子雲何人曰才智開通能入聖

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

桓譚
新論

角立傑出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閔帝著孰為先後蕃
對曰閔竺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
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平薄之域
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上

宗為覆蓋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慄慄
宗仰以為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碑曰吾為天下
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為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世說

共論功德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其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上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

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姚信
士緯

多情衛茲弱冠與同郡園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譬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

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

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

林宗別傳

借面監厨欄衡建安初來游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烏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對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後傳

驕矜陳矯字季弼詣許選廣陵告太守陳登曰聞遠近
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寄逸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魏志

壯觀魚豢曰尋省魯連鄒陽之徒誠彼時文辨之雋也
今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文旨亦若昔人何以

不甚見用常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懃休伯都無格檢元
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又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
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木

漆雖無楨幹共為光澤亦壯觀也

典畧

名重德減太丘長陳寔實子鴻臚御紀紀子司空群
子泰四世於漢魏晉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
為其語曰公懃御御懃長博物志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
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為已

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世說

李載山燕代

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不肯任生子栖筠為御史大夫

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

智而柔懦公慙卿卿慙長蓋近之矣

國史補

九州被邊讓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操曰邊讓為

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後漢

湖海士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

湖海之士豪傑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
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
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而求田問
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
卧百火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魏志
三反王肅字子雍亮直多聞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
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上下望之云邳公體

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

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世說

李嶠有三戾性好

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

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

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

食載

吳舊問有問秀才

洪

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

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

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

色之龍章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
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來以
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
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繪帛坐
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

廣宅

世說

問人問官王澄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
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

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晉書

八雋羊曼字祖延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郡鑿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

上

四凶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

凶

上

思古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
惆悵極多撫乘躄踏慨爾而泣上

丘整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

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世說

方外廟廊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
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上

此還皆百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
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上

生氣皮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
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注言人皆如曹李
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上

心無所讓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
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
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
曰泮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御自謂何如曰

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上撫君簡文帝也

宴行有得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高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都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沅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

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

晉書

一代偉人始興以禿髮得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造其尚書卽常宗來觀釁得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關

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

闕

日碑豈足為多也

載記

闕

遠邵子也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

闕

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晉王尊傳

闕

賜鹽酒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
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
浩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

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
縹繆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

與卿同味

喜魏

常慕汲崔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少負其志氣常慕
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儒二子曰琰字季

珪湛後為丹陽尹光祿大夫

南史

將來津梁封執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深為郭祚
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執高綽二人竝幹國之才必

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為國進
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執既以方直
自業高綽亦以風柴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
往來執竟不詣綽顧不見執乃遽歸曰吾一生自為無
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親書

比蹤昔人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者或勸送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機東南之秀王

文度

坦之

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

職梁
善

古賢莫比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
除奉朝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梁天監四年移
居積金東澗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

上

讀太玄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主楊雄蜀都賦
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

北齊

人之師表裴寬字長寬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滎陽鄭
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獨睦人之師

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

周書

待賢未足祖孝徵為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惟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御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
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隋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
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

樹每欽餘風

唐舊

輕言為患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
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
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
後歲當來觀耳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

天之所命安可害也

李德林
天命論

非常人高祖鎮太原劉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
結託又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

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唐舊

亂世雄傑楊玄感戰敗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
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摧而語
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摧者神未定語偷
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

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起遂絕魏生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

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

計澤
註

船沒不死封倫字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乃以從妹

定命

欽作
姐女

而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倫為土木監宮

成文帝大怒曰楊素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倫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累召素良久及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公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勲在位畧不少下唯激賞倫撫其床曰封郎后時必據吾此

座

唐新語

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卽當

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

力盡欲放之忽憶揚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膏前為板所

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

定命錄

選將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

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定命錄

錄

恐變風雅貞觀十九年考貢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

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絕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

上

相不善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鎬走馬若臧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趨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西陽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

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
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
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
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
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
悉歸田後去者為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
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

辨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

國史
異纂

和嶠之徒狄仁傑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除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僉載

識於行伍李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樂史序

三賢李華字遐叔凡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

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
達者其流也元據師保之席瞻形容而見其仁劉被卿
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叅乎元精
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
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取其中節之舉可以
為師矣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挾
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
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

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太尉房琯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司業蘇源明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劉在京下嘗寢疹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宴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嘆曰今黃叔度也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

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

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

唐書
英華

風流士賀知章陸象先族姑子也陸與知章特相友善

嘗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直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

離濶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鄙生矣

唐舊

楊穆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謂

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

氏弟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

而多仁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

國史補

六籍奴婢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
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

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

世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南都

顧視非常韓熙載奉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

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

南唐

貸狄狄青為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

宋史
雍傳

將材秉義卽岳飛犯法當刑宗澤一見竒之曰此將材
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

敗金人而還

上澤傳

預知忌記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許邵知曹操為亂
世姦臣孔恂及齊王攸識劉淵必亂王衍識石勒將為
天下患潘滔知樹王敦江外為見賊張九齡識安祿山
必亂幽州王叙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必誤

天下陳瓘識蔡京為國家賊天下之大賊論

智察

知姦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夫
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紋其夫者也異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
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
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子韓滉在潤州事同西陽引論衡

神明黃霸為揚州刺史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
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

有欲詣府中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
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
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
有死無以菲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
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
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前漢

爭子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娠長婦胎
傷因閉匿之產期同至到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

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
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
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之而止甚悽愴長婦甚喜

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風俗
道

遺劍沛郡民家貨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
女不賢其父病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
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大
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

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夫劔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問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則還子

洪書

爭繻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繻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繻被覆後一人至求庇陰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繻詣府自言丞相薛宣令斷繻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因前撮之繻主稱寬宣然後呼責之

具服

風俗通

燒夫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
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猪
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

無灰妻果伏罪

異書

辨劫符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
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
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竝走先出風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

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

晉載
北

斷絲雜傳琰字季珪為山陰令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
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夾詣
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
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南史

鹽薪李惠轉雍州刺史長於思察時人有負鹽負薪者
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

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楮知主乎郡下
以為戲言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蓆上以杖擊之見
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魏書

擒姦彭城王浹字子深為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
背上方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
滄州曰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浹乃詐為上符
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數服又
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浹乃令人密往書

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政化為當時第一

齊書

爭牛字仲文字次武然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
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傷曰
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
各驅牛群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
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

去上

詐救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
遂私將潛藏云救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救推詰
峻急其後母詐以領中勅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
人詐宣救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勅項送
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
王璈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璈先令一人于案褥中伏聽
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璈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
得承并私密之語璈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

竝具承伏法

食載

辨僧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者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照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其實以間

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稽年以來空放分兩
文書其實無金矣群衆以某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
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
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堯子數乘命關連僧
人對事咸遣坐堯子下簾子畢指揮閉門不令相見命
取黃泥各令摸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証據僧既不
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
所排者遂獲清雪

杜堯
堯換

斷絲許宗裔典劔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認識暴客待曉
告巡其賊不禁拷捶遂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慮縲
囚與被劫主遞有詞說宗裔促命兩家縲絲車又各齎
綢紈卷時胎心復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
退下綢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釣安車量其輕重
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因罪妄認者與巡捕吏北夢瑣言
擗柳辨傷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
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捫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

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
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
硬偽者不硬耳 上

勇敢

踴勇踴也遇敵踴躍欲擊之也

名釋

不足為強禁之力別船伸鈎索鐵搯 敵 金推移大麾 搯

水殺鼃鼃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

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淮主

注大麾軍

之大旗

見御覽

歛讀作協

曳牛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史紂記

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

帝王世紀

凌轅莊公奮乎勇力不顧干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

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

來足走千里手裂兜虎任之以力凌轅天下

晏子

君子之勇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
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

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劔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魚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魚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刺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若

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

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胡非子

投蓋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圜人犖自墻外與之戲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馬能

投蓋于稷門

莊三十二

走而自投接其屋之角反覆門上

註

賈勇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

成

周武帝勞宇文慶曰卿餘勇可以賈人也

隋書

扶懸晉伐偃陽懸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虜彌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
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襄紇孔子父

先鳴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
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騶
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二

萬人莫當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于
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於江駟馬
馳不及射之闔閭接矢不可中

越吳

杓闢孔子之勁舉

淮道應作杓引也

國門之闢而不肯以力闢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

呂慎大

孔子之通

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闢能亦

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

淮主術

四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愒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

勇而能怯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

會稽而身宦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為媿其卒

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為戮此謂勇而能

怯者也

吳子

尚力襄楷上書云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

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

後漢傳

烏獲任鄙之力

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史記

鐵甲鐵杖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鴉衣

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

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呂貴卒

夏鬻王子淵洞簫賦云桀跖鬻博儻以頹雜注云鬻夏

育也博申博也陸機夏育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

博角勇臨雒奮推選蔡澤曰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然而身死于庸夫史記夏育衛人力舉十鈞

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育也似誤

孟賁孟賁齊人生拔牛角帝王世紀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

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

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新子勇論

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

子勤勤行仁

新序

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楸

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呂覽

成荊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

而周人皆畏

呂論威

孔丘魯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

所行其威

淮齊俗

烏獲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

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臚而死

史記見藝文御覽今本無龍文字

武王

好多力之士烏獲孟賁之徒竝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

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世紀

孟賁豈即孟說之誤耶

神勇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燕丹子

秦舞陽

者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敢忤

視

劉昭幼童傳

相啖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

革更

於是具染而已因抽

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呂當務

不辱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
丹績之枸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
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
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

有可以加乎

上離
俗

扛鼎項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紀韓信云項

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信傳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

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紀信傳

洞口祭遵為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舉袂掩口血流裋中衆見遵傷却退

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東觀漢記

勇可習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

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
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具明側
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聞

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九州春秋

曳蛟荊州上明江浦常有蛟谷汲者多不脫歲升害人
陳郡鄧遐字應遠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舉拳即
曳着岸欲砍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勿殺之今可呪食
勿復為害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絕無此患

異光

互見蛟

呼聲盜殞兗州刺史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

入室裔拊林一呼而盜俱偵殷浩委以軍鋒焉

晉傳

逸才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

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

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枝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

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嘆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

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

魏載

所經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

潘氏善射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氏亦戎裝

齊鑣竝轡乃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
眼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
云揚大眼至無不立止

後魏

執石人相擊羊侃字祖忻膂力絕人所用于至二十石
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
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大通三年至建鄴初仕魏為尚書郎以力聞魏
帝謂曰即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

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南史五十三

指碎羊骨魏孝文帝宏少善射有警力年十餘能以指

彈碎羊膊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

北史紀

挾石獅踰牆東魏孝靜帝善見好文美容儀能挾石獅

子以踰牆射無不中上

神力神武起兵范陽盧曹以勇力稱為爾朱據薊曹身

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賭鬚力能拔樹嘗卧疾猶

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

投于於外群虜莫能擊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

力唯曹與之角馬啞讚聞叫聲則勝

北史十九

截腸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

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

不盡截去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藉死者三萬餘人

獨異

志樂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

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

北史

投并躍出擁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

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上

言聞百步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
數百步

上

肉飛仙沈光字總持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
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
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口銜拍竿而上
直上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
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後應徵

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
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
于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
之與語大悅恒致左右及江都之難光與麥孟才錢傑
陰圖宇文化及為帝復讎事洩倉卒奮擊賊皆披靡司
馬德戡遣騎持弩翼而射之光身無甲冑遂為所害麾
下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

涕

隋書

拳捷崔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常與宇文護子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上善

壁龍柴紹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掾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

號為壁龍

兼載

撮確書壁宋今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
近築園以闡之今文問知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
前今文接兩角頓之應乎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
指撮確甬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以一手挾講堂
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為之出今文有三
子長之間有文次之慈善書次之悌有勇之悌後左降
朱鷲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
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

百人一時俱挫大破之上

曳車彭博通者河澗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塔上臨
楮而立取鞋一納以臂夾今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
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
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
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上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
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
奪其枕三人力極未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

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客同飲會瞑獨持兩床降

階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畧無傾瀉矣

御史台記

賞等身金郝玘鎖臨涇鎖勇敢無敵聲振虜庭在邊三

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普

贊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玘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

啼者呼玘名以怖之

舊唐

擲投石獅續溪縣大徽村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母避
瘡於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

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擬此而擲之衆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駭異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累有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

欽州
圖經

蹴毬帛石棋容揚河者身形魁偉咸通中游江表寺中

着棋僧曰聞隨軍有膂力能角抵願凭欄以觀之河只
脫寬衣以脚蹴起庭中搥帛石再蹴手接擲高復接如
擊鞠馬角力河一作汀

指畫石痕咸通中京兆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嘗經
勝業坊過泥濘深溢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
弘怒之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
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媪謂其子曰惡人歸矣既
而愁嘆咸有所懼弘問媪媪以新婦悖逆勇壯無敵對

弘笑曰當為除之日暮婦人荷薪而歸後園有磐石弘坐其上召而數之婦人謂弘曰只如某月日如某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弘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弘流汗神駭俱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回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劇按錄

拔巨樹姚結耳者為南唐相僕都知膂力過人後出家于廬山開元寺尋為禪者觸犯勇力奮作擬歐其僧自念推挫而止猶對請普僧前將巨樹拔其根擘其交幹

褫其皮如是數株而止其僧逃匿上

武一谷武行德初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

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五代史補

漢祖因出獵行德方入

城驚薪見其魁岸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

力留帳下後至節帥

北

操刺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劉知遠曰

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弃之上世俗謂勇猛為操刺

弄石毬盧郢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徐鉉娶郢妹鉉

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為之
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卮復弄如初若是
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為且試詰之郢曰
既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
謂鉉曰語勢首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
金剛對昇王愚子者揚州人少小時嘗夢與金剛對昇
物似木薪如是兩轉因覺有力遂好相撲因有偶對偽

吳楊氏武義中卒

角力記

三勇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
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
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
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
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
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荀性
惡

四勇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
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爭飲食無廉耻不知
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悍悍然唯利飲
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
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悍悍然唯利之
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
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
勇也

上紫
骨

勇悍林既曰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

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
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
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
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
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
所以為勇悍也

說北

兵三勇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形者勇賞信於
民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索佳
正論

力聞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

其力故也

列仲尼

拔稍長沙威王晃少有武力為太祖所愛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太

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南齊

送弓奚康生河南洛陽人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齊置義陽招誘邊誘邊人康生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

狂弩梁武聞其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送之康生
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
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
弓而表送置之武庫

魏書

挾槍什知巖姓華氏弱冠雄武過人大業末為武賁中
即將從張鎮州往征王世充其大將馬俱全以槍剗地
呼衆拔之巖跨馬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槍剗地彼搖
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

續高僧傳

好尚

嗜菖文王嗜菖蒲蒞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

然後勝之

合台過

逐臭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
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

去上

嗜蜜螻蛄宋明帝嗜蜜漬螻蛄每啖數升

食載

嗜痴劉邕穆之之孫也性嗜瘡痴以味似鰻魚嘗詣孟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
邕荅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
去靈休與何昺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
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絺縵
好潔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
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
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

此見譏

南史

易柱王思微性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白紙包手指上
宅有犬汗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後

言未足遂令易柱

金樓子

服精周舒州勅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思郎中任正

亦有此病

食載

刻石顏太師貞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

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傳載

好食臭虫劔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時人謂

之蟠虫每散衙令人採虫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洩其氣盡以蘇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脆云

嗜人瓜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將詣闕求官臨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將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瓜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瓜或洗濯未精以紙裹俟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

色如千金之惠涎汎於吻連撮噉合坐驚異上

聚書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清俸寫來手

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驚之為不孝

傳載

異好李衛公德裕喜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
饍頭以為珍美杜魏公悰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

潜好看聞牛

北瑣
夢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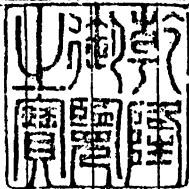
好鬼神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
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駙馬字為馬邊瓜以

駟字似禍故也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
尚書右丞江謚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移床脩壁
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策如大祭饗

南史

惡見婦人後梁宣帝嘗不拘小節不好聲色尤惡見婦
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又
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

周書



天中記卷二十七